

读 山

张儒学

我喜欢像读诗一样读山，读出山的豪放与大气，读出山的悠闲与豪迈。

每当我有空时，喜欢站到院前，去读我家对面那高高的山，山总是不停地变幻着，像变魔术一样，给了我无尽的想象和乐趣。早上起来，山被白雾笼罩着，像一首朦胧诗般充满着诗意的美。那雾似一层薄薄的轻纱，雾气在山间缭绕，不但整个大地上白茫茫的一片，就是那山在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人间仙境一般，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当阳光漫过山间，透过雾霭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像是给山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。不一会，山的轮廓初现，连绵起伏，仍像诗一样意境深邃，青翠欲滴，美不胜收。

山的色彩随着季节而变化，每个季节都像诗一样绚丽多彩。那山上除了一部分树林外，其余的全是种粮食的土，那山上的土黑黝黝的，像没被污染的天空一样纯净。尽管去山上耕种比较远，但山里人似乎没嫌弃这山上的土，虽然种那山上的土很费力的，但他们也像种山下的土地一样精耕细作。山在人们心中并没有想象中的

浪漫，而是跟山里人一样实实在在，有了思想更有了感情。山在那些长势良好庄稼的点缀下，像诗句一样充满着耕种和收获的美。

当春天来临时，山上的野花开得正盛。它们或红或紫，或黄或白，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间。山上的野果尚未成熟，但已经能嗅到它们即将到来的香甜。小鸟们也开始忙碌起来，它们落在树枝间，边啄食边欢唱，为静谧的山增添了几分灵气。那些在山上干活的山里人，沿那条山路喘着粗气往上爬，爬累了就坐下来歇歇，感受一下山的清幽与静美。山上还不时传来人们干活时说笑声，还有那条清清的沿山奔流的小溪，远远看去如细如玉带般飘下来，成了山上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山因此充满着诗情画意的飘逸美。

由于那山上的土太远，种粮食也累。人们因地制宜，在山上栽起了李子、梨子、橘子等果树，做成了一个家的小果园。可那些小果园却是联在一起，整个山上也就成了一片大果园，远远看去，像一

本厚厚的诗集，将山抒写得淋漓尽致。夏日炎炎，阳光灿烂，山中的果树郁郁葱葱，果子似乎开始成熟，红彤彤、黄澄澄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偶尔有风吹过，带来阵阵果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那果园里一棵棵果树整齐地排列着，茁壮地伸展着枝叶，微风拂来，绿叶摆动。此时的山，不再是单纯的悠闲淡然的美，更多了些豪放大气的绚丽。

金秋是橘子成熟的季节，山不再巍峨挺拔，而蕴含着无尽的喜悦与欢乐。橘子上也挂满了橘子，橘树被沉甸甸的果子压得低下了头。熟透了的橘子，黄色的、橙色的，和橘树的叶子黄绿相间产生出鲜明的对比。而有些绿色的橘子，也许还没熟的缘故，藏在枝叶间，像在玩捉迷藏，不易发现。微风吹过，它们也禁不住欢快起来，在阳光下跳跃着，闪烁着……山便在金黄、深绿、火红的交织中，变得五彩斑斓，如诗如画，更是美不胜收。

冬天的山被白雪覆盖，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。山不再显露它的苍翠与峻峭，而

是以一种更加柔和、宁静的姿态，展现出它的刚毅与静谧。那山与连绵起伏的群山连成一成一片，像是穿上了银色的盛装，每一座山都显得那么庄重而神圣，它们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尽管寒风凛冽，但依然保持着它的坚韧不拔。正如那句古诗所言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”无论是厚重的积雪，还是刺骨的寒风，都无法动摇山的意志。远远看去那山，不仅让人浮想联翩，更让人看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。

如今，在县城生活了多年的我，每当回乡下老家，总是去到院前读山，仿佛觉得那山读起来格外的亲切，不管是坐着读或是走着读，那山似乎越读越美，美得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晨曦中，随着太阳的升起，山仿佛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金沙，闪烁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；山上的树木则被染成了一片翠绿色海洋，随风摇曳生姿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特有的清香气息，让人看得心旷神怡；黄昏里，天边的霞光与大地的轮廓交织在一起，山色更是鲜艳夺目，五彩缤纷，形成一幅宁静而深邃的画卷。随着夜色渐浓，星星开始点缀夜空，山就变得朦朦胧胧的，若隐若现，山也在无尽的遐想中，充满着梦幻般旖旎的美。

我喜欢读诗一样去读山，读出山的豪放与厚重，读出山的宁静与淡然。

人间的陪伴

李 晓

在小屋里，安静地读书，写作，一只两人都喜欢的小猫，是最灵性的动物了。

喜欢读汪曾祺的美食文章，他笔下文字，俨如一碗熬得刚刚好的白粥，米油滋润，米香扑鼻，泛着淡淡柔光，那世间万物和众生悲喜都成了配菜，酸甜苦辣，五味俱全。有朋友去了汪曾祺家里，他会慢条斯理熬上各种粥招待，一个瓦罐里咕嘟咕嘟响，热气袅袅，俨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。这个热爱美食的可爱老头儿，搁笔之余上厨房亲自烹调饭菜，也是让家人吃上美味食物。老头儿与妻子施松卿一辈子相濡以沫，即使他出访国外3个月时还坚持着给妻子写信，唠唠叨叨诉说的是家常话。我看过一张照片，在湖上一艘小船中，汪曾祺笑眯眯地望着满头白发的妻子。

这就是人间最平实的感情，却像空气

一样充满在最俗气的生活。我想起一些人间最荡气回肠的爱情，他们大多没有得到善终，只活在一些传说或者文字影像里。我甚至感到，这是没真正领悟到爱情真谛的人，一些文字和故事在欺骗着我们对爱情的理解。

我想起一部国外的电影，它叫《枷锁》，讲述的就是两个干柴遇到烈火的偷情男女，遭到了愤怒长辈的惩罚，用枷锁，将他们锁住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，很快，他们厌倦而烦躁，最后崩溃，造成一死一疯的结局。

等我把爱情这个东西，认识为很俗时，我突然把自己整个给放松了，像褪去了一件多年的老包袱。

但最俗的爱情，却散发着人间烟火 的怡人温度，让人间岁月里的漫漫陪伴，抚慰着人心，温暖着日子。

难忘的露天电影

赵 瑜

偶然翻出旧磁带听校园民谣，那些风靡了九十年代的旋律今天听起来依旧美丽动人，特别是有支歌叫《露天电影院》，校园歌手郁冬在灰灰的水泥森林里感伤人生，他低低地唱道：“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……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，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，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，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。”

露天电影是我小时候的渴望，从没忘记过从前那些看露天电影的日子：当星星开始调皮地眨眼时，一群群人手里捧着报纸包着的瓜子花生，向一个地方汇拢过去，小小的操场上，只听见凉风中放映机“嗖嗖”地转动，雪白的银幕上闪现出一个个的镜头……

露天电影曾那么的时髦，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文化盛宴，如过年一般欢喜热闹。妈妈给我说，七十年代末的川西北藏区，听说要放露天电影《山姑娘》了，她激动地背起三岁的我在雪地里走了一个钟头去

看，结果回来的路上滑倒了，我的小手摔脱了臼，好多天都不能动弹，哭哭啼啼的，问我记不记得。我记不起了，只记得一说要放电影，小孩子们很早就拿起木板凳抢位置，电影里枪林弹雨，小孩子就争抢着跑到银幕后面看有没有子弹壳飞落到地上，被大人们一阵哄笑。那时候的电影大多是黑白片，简单好看，不用动脑筋，有一种很鲜明的是非感：白天永远阳光明媚，晚上总是一闪即逝；坏人都带着一副奸诈的丑脸，好人都相貌堂堂，正气凛然。电影里的人有理想有目标，吃饭、穿衣、读书甚至结婚都是基于理想而进行的，从开始就能预料结局，一切都是邪不胜正，人们啃干面包时都坚信明天一定会好，电影完了的时候观众们还热血沸腾地讨论、叹息。偶尔还有爱情片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拿根纱巾在前面跑啊跑，男的在后面追啊追，大人就要来蒙眼睛，说，小娃儿不准看。

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铜元局荣光广场看《画皮》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读小学了。几个同学约起，五分钱一张票。《画皮》传说中非常恐怖，还有艳鬼，人们的

好奇心空前高涨，广场上挤得密密匝匝，观众坐满了阶梯，卖汽水和瓜子的小贩卖得合不拢嘴。看着看着，夏日的夜空隐隐闪起电光，滚过几声闷雷，正好情节步步惊心，演到美女忽然变成了绿脸的鬼，在画皮的时候，刚好一个炸雷，几百个人吓得哇哇大叫，有些小孩子当场吓哭。我心里直发抖，又发冷，幸好和同学坐得很近，互相挤着，相互安慰，心稍微平静一点。散场后，还无比地兴奋，讨论剧情。如今的电影多是3D，科技发达，画面逼真，但看恐怖片，吃着爆米花，坐在环绕高保真音响的电影院里，却很少有当年那种全体惊悚尖叫的场面了。

怀念露天电影。回忆中，夏日清涼的傍晚，当夕阳的余辉映照在江面，晚风轻扬，人声渐息，人们大口嚼着零食，喝着汽水，盯着屏幕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是多么悠闲的事情。如果嫌电影不好看，可以东张西望偷看亲热的情侣，或者抬头注视天边的明月，侧耳倾听蛐蛐的歌唱，看星星点点的萤火在身边漫舞，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。何况，现在的电

影院票价动辄四五十元，哪里有露天电影价廉物美。

去年夏天，居住的小区惊喜地迎来了“文化进基层”的露天电影放映队，我满怀怀旧之情，在幢幢树影下看了一场已看过的旧电影。虽然画面不算高清，屏幕也不大，身边有老人们的唠叨，孩子们的笑闹，但居然很有气氛。暴雨过后的晚上天气凉爽，心旷神怡，我吃着一支冰糕，认认真真地听着对白，仿佛回到了童年。

露天电影，是一组多么有意境的词语。有夏夜的沁凉、星星的微光、荧幕上的爱恨。那样简单的快乐，见证着我们沉醉过的飞一般的岁月。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：
yxdsbbjb@163.com